



清明散记

□赵丽萍

清明，是一枚思念的种子，总会引发我们埋藏在心底的记忆。

记忆中的清明节，像是一幅画，有着清悠悠长的韵味。和着这种思绪的，总是这样一幅场景：一高一矮两个少年，走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上，各挎着一只篮子去上坟，一只竹编的长方形，略小；一只稍大，是荆条编的，近似鸭梨形。篮子里都放着上坟用的香烛等供品。年纪小的是我，当时只有七八岁，大的是二哥，那时也只有十六七岁吧。

乡间四月的晨风吹在脸上，犹带着薄薄的寒意。青灰色的天空中，偶尔有一只鸟掠过，停卧在远处的柿树上，顿时变成了光秃秃的枝丫上的一个小黑点。路边的草仍是一片枯黄，只有不怕冷的荠菜和白蒿率先破土而出，提醒着人们春天的到来。

田野里也是静悄悄的，远远能看到零零散散的几个上坟人。

祖父母的墓地，依坡而建，坟包上覆盖着厚厚的草，一派安详。我们把供品摆出来，二哥用手拢了一个小小的土堆，把香插上，点燃，和我一起恭敬地给祖父母磕头。我把各样菜夹一些放在坟上，二哥把纸钱粘挂到坟包上的草和树枝上。裁成长条状的白纸，按我们那儿的民俗只能由男孩子去粘，叫“挂白纸”。做完了这些，整个仪式就算完成了。

看着那些在坟包上随风飘舞的白纸条，我想，挂上白纸条的坟包，大抵是昭示天下，这座坟的主人后继有人了吧。

我不记得回去的路上发生过什么，也许，那一时刻的回程都是意兴阑珊的吧。

长大后的二哥接了大伯的班，去了外省，我也离开了家乡，清明节再也没和二哥一起去给祖父母上过坟。

如今，拜祭亲人的方式已有很多了，坟前或网上，寄托的哀思都一样深厚，传递的感情都同样真挚。亲人到不到坟前，上坟的是儿还是女，都无关紧要了，重要的是那分血浓于水的亲情永远都不会改变。

又是一年清明节，不知道身在异乡的二哥还记不记得那些个清明节的场景，但我知道，他总会挂念着我们，就像我一样，无论身在何处，家乡总是在梦魂牵绕处。爱惜自己，开心度过每一天，就是远离故乡的我们所有至爱亲朋最好的报答了。

荷包蛋

□如水

荷包蛋不仅好吃，而且好看，尤其是水煮荷包蛋。

一个青瓷碗，清亮一汪水，三五个状若荷包的鸡蛋卧在水中。那荷包蛋乳白油亮，圆鼓鼓的蛋黄于蛋白的晶莹中隐隐可见，美得让人不忍心张嘴咬破它。

煮荷包蛋不仅要技巧，更要用心。要选新鲜的鸡蛋，蛋放久了打在锅里蛋白包不好蛋黄。打鸡蛋时蛋壳口要开大，离锅口要近，要在瞬间将蛋清蛋黄一起溜进锅里。水要微开，大开了鸡蛋打进去易被冲散。接下来要文火慢煮，见好就起锅，否则不是煮烂了就是煮老了。

水煮荷包蛋的讲究，让它只能是母亲灶台上的家藏。那些匆匆赶路的人只能在路边的早餐摊上，丢俩钢镱儿，就着灰蒙蒙的晨雾吃一个油煎荷包蛋。想吃水煮荷包蛋，只能回家。

煮荷包蛋煮的是一分心情，吃荷包蛋那是一种享受。于我，这种享受无论能否消受得了，都注定伴随我一生。

小时候，农村条件差，家里养几只鸡为的是拿蛋换油盐。偶尔看到母亲煮荷包蛋，那一定是家里来了要紧的亲戚，或是常年在外面奔波的父亲又要赶早启程。每到这时，我便能幸运地吃上一口，心里头能美上多日。

高中毕业时，“文革”还没结束，大学不招生，我这个独子冲破家庭“封锁”，当兵去了。那年月，联络不方便，无奈，母亲就把对我的疼爱寄托在我探亲时给我煮荷包蛋吃。

那年探亲，每天早上母亲都要给我煮两个荷包蛋，我还没起床，她就把荷包蛋端到床边来。

鸡是母亲自己养的，但我知道，鸡蛋是要卖钱换家用的，不仅母亲舍不得吃，我那几个未成年的妹妹也吃不上。每天早上独享荷包蛋让我心里很不安，全没了童年蹭吃荷包蛋的那种欣喜。我就跟母亲说，不要再给我煮荷包蛋了，煮了我也不吃。母亲嘴上答应，次日早上依旧在我还没起床时就把热腾腾的荷包蛋放在床头。我就又跟母亲说，明天再做，我就把荷包蛋倒了，决不吃。母亲又答应，可是，次日早上，母亲依旧在我还没有起床时把热腾腾的荷包蛋放在床头。我想，这样下去，我会在探亲期间把家里的鸡蛋吃光的，于是心一横，就把荷包蛋倒进了床边的洗脸盆里。

母亲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从此，在家境不好的许多年里我再没有吃过母亲煮的荷包蛋。

荷包蛋成了我彻骨的记忆。当家境变得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食物的时候，当我也得心应手地煮荷包蛋的时候，母亲老了。

母亲躺在医院里，每顿饭只能喝几口稀粥。我们兄妹几个变着法子把粥做得有营养、好吃些。其中就有我做的荷包蛋粥。

我将水煮荷包蛋煮好放凉，将筛过粗颗粒的油茶面用煮过葱花的水调成稀糊，用钢精锅烧开了出锅，再将放凉的荷包蛋剥去蛋白，把蛋黄捏碎了拌在刚出锅的油茶粥里，这样，没有了荷包蛋外形的荷包蛋粥醇香可口且有营养。只可惜，我用心做的荷包蛋粥母亲吃得太少太少了。

去年回老家给母亲上坟，顺道去看望已经八十六岁的三姨，在三姨家吃了一碗让我最揪心的荷包蛋。

母亲姊妹四个，现只有三姨健在，她见到我自然分外亲切。三姨让表弟陪我说话，她钻到厨房里，一会儿工夫，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就端到我面前。三姨那挤满皱纹的脸上堆着亲切的笑，慈爱的眼神让我在那乍暖还寒的日子里感到周身温热。当我低头看那碗时，却分明看见母亲那张微笑的脸映在碗里，与那洁白滑润的荷包蛋叠加在一起。

母亲是来感谢她的姐姐为她的儿子煮荷包蛋吗？

真想抱着三姨哭一场，终究未敢，像喝中药一样把一碗荷包蛋吃了下去。三姨一直微笑着看着我那表情古怪的脸。

清水煮荷包蛋，于我居然是这般纠结。我猜想，发明这一做法的那个老母亲一定是个哑巴，她把满肚子说不出的情感故事，统统放到荷包蛋里，让亲情在荷包蛋里煮透，把苦涩的岁月煮出甜味，让会说话的人从中品咂人生滋味。

如今，我的儿子也开始了碌碌的人生奔波。过春节时他带了女友回家，妻用心煮了荷包蛋给她，她却拧紧了眉毛，盯着碗好一阵子不语，那副委屈样让满心喜悦的妻手足无措。

我跟儿子说，不谈吧！

儿子离家那天早晨，妻给儿子煮了五个荷包蛋。我看儿子吃得那样香，不知怎的，眼睛忽然就湿湿的。

春之掠影

□张云凌

渴望在春和景明的一天，和友人一同徜徉在美丽的大自然中。

因着这个梦，在这个特别的三月，有了三次对春的拜访。

一

周日的午后，天气晴好。和“冰雪”、“清风明月”还有小帅哥“奕林”结伴到户外赏春。车驶过处，大片大片的都是青青的麦苗、金灿灿的油菜花，偶有几棵一身雪白的梨树伫立田间。且不说它们是如何生动，单是这缤纷的色彩就已经很惹人眼了。

远远地就看到山坡上有片桃林。走近时，我才想起，这片桃林，我去年是来过的。

桃花开了，一片醉人的嫣红！

偶有几棵还是一树的花蕾，有些像梅的样子。

桃林的空地上，种有菠菜、生菜、蒜苗、香菜和月季。因了它们，桃园平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。这里有水有电有炊烟，却没有纷争没有喧闹没有浮躁。女主人看上去有50多岁，倒茶水给我们喝，很朴实地笑笑说：在俺心里，啥时候都是春天。

二

过了木门，是满眼的梨花。

“怎么没有桃花？”我随口说道。

在园里劳作的老人接过话茬：这是梨园春！

为了控制梨树的疯长，老人把相邻的枝条系在一起，压低。这样，梨树枝条相连，便构成相互依存、相互支撑、相互缠绕的恩爱模样。我想，老人是把果园当成婚姻来经营了吧。

老人和他的老伴儿都已80多岁了，但身体硬朗，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，每天带着老伴儿一起下地干活，一起下工回家。老人说，人这一生，啥东西都可以没有，但万万不能没有希望！

我吃惊地看着他，眼里满是敬意，心里满是感动。

三

可能是上天的眷顾吧，与友人登灵山的这一天，果真云淡风轻。

盼望好久了，三人终于成行。

我想起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夫人的一句话：你我结为友，你再带一位，由此成三人。如是始成群，形成朋友圈。正如一个圈，无始也无终。

“静水深流”和“苹果”两位友人都是我去年刚刚结识的，但我们之间的默契倒像多年的故交。

我们上了山，又去了桃林和梨园。

妙语一句句洒落，芬芳了徜徉的路。

思绪一缕缕飘散，去到我无法到达的地方。

这样的日子，这样的踏青，分明是在亲吻春天。